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目錄

張仲素

稼如雲賦

三復白圭賦

公儀休焚機賦

信圭賦

黃雀報白環賦

迴文錦賦

漲昆明池賦

鑒止水賦

繪事後素賦

穆天子宴瑤池賦

玉鈎賦

反舌無聲賦

山呼萬歲賦

窗中列遠岫賦

管中窺天賦

玉磬賦

泗濱浮磬賦

千金市駿骨賦

河橋竹索賦

賀嘉禾表

賀西內嘉蓮表

賀東川麟見表

賀蔡州破賊表

賀破賊表

賀捉獲劉闢等表

佛骨碑

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

張仲素

仲素河間人官中書舍人

稼如雲賦

以農夫望歲歡
以滌場爲韻

天何言哉歲云秋矣臨甫田而一望見多稼之具美亘平
野而雲鬱覆高原而黛起九土用康兆人賴止豈非協風
中律農祥順軌土牛作候而不憊銅雀載鳴而有以徒觀
其千畝旣良萬頃式臧興有渰而混色霑霖霖以齊芳雜
非烟與非霧乍漠漠以蒼蒼孰克辨乎帝力咸自嘉於我

疆御田祖之神時聞擊鼓樂農夫之慶且見築場察彼近
郊知夫四裔何山苗之能植伊隰桑之尚蔽豐滋漫若用
表於播時悅茂油然寧憂於晚歲矧乃華實云就堅好不
渝豈茨梁之足喻若薈蔚之將敷知艱難垂戒於往哲務
薦蓁在勸於鄙夫爰協古公之政式宏管氏之虞至夫實
穎蓁蓁厥田上上膏陰潤以蕃庶蠡朝濟之異狀邱陵共
秀且聞東皙之詩黍稷盈疇更鬱仲宣之望懿夫白露凝
冷清風戒寒是刈是穫式燕且歡諒遺滯之足利思京坻
而可觀蓋由我君勤儉所彰純嘏屢錫運璿衡之冥數煥

玉燭而昌歷分地而嘉穀用登報天而犧牛在滌下臣覩
而作頌敢歎美於成績重曰望如雲兮我稼旣同除其穢
兮田具是功旣庭又碩兮將表歲終喜有秋兮可以勞農

三復白圭賦

以立身慎言思
是用則爲韻

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爲誠徵莠辭於口給
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而貞立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
言出於躬縱駟馬之不及是知詩之爲喻言以昭信想研
精於奧旨知底滯於遺韻詠歎彰其不足反覆明乎克慎
身之是省況開卷而念茲心苟無瑕異獻璞之往吝允矣

君子宜其念之懲諸嘉玉觀爾靈龜尚鮮華之彩慕特達
之詞知在涅而不昧同居暗以無欺重明哲以作則故沉
吟於四時既切磋以求友將造次而解頤得之自中殊學
者之四失復而無斁類夫子之繹思是謨是訓是傲是則
諒修己以爲物可自家而刑國旣引之以改過復重之以
比德香芸自雜於卷舒青蠅寧間乎白黑彼以圭爲瑞此
以誠爲珍苟因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珉然則懷璧者恥
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夫其列於雅頌備法
語之爲用垂於後昆庶厥道之長存汗簡之文可考絕編

之義再敦且非守句之末學有異斷章而賦言豈不以賢
智之心慎樞機之所啟瑾瑜之質懼毫髮以成痕懿夫志
士仁人明不自是執一善以無失故三復而樂只若或志
於斯行秉善價而誰毀

公儀休焚機賦

以政者爲理
敦俗爲韻

物有資於利用則機之功也可錄初離立以待時竟開張
而濟俗言念魯相溫其如玉覽下妾而獻藝將自家而室
欲克勤克儉誠君子之息機焚如棄如示小人之止足酌
其妙也得而言者斯以明貴賤正儒雅龍梭勿用猶懸素

壁之隅星石曾支尚在綠窗之下懿其以彼火烈彰茲行
危諒舍之而是警非敝之而改爲鼓鐘於宮覺前言之嘉
喻勞薪用爨嗟彼世以方知惟此政經必資輔理傷抱布
之趨來異斷機之所擬燎枯木以烟散暢清音而風美迢
迢之象遠在於天札札之聲不雜於耳且懷柔之理文歸
不競何兆庶之淺深在仁知之游泳道自絕於瑕玷慶旁
作乎龜鏡絲麻不績而家乃致於肥煨燼未除而邦已聞
其政是知重爲輕根旨遠道敦息邪羸於高位澄細流於
上源雖屢空於衣褐實垂裕於子孫

信圭賦

以分形立象以保乎身爲韻

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以式孚堅於特立錫山川以爲瑞在享獻而增襲將持比德以省躬豈獨退揚而進揖懿夫潔白其質縝密其文得儀形之是表敘羔雁以成羣玷絕可磨不愧南容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則而效之惟其嘉矣觀正直可以行化取毀方於焉克已至若左右佩珩淒鏘宮徵寧同乎信以守之豈嗟乎不我屑以韋弦可譬琮璧自殊孚尹旁達陽采外敷因追琢以爲用諒小大之合符韞以保焉匪沽

諸善價省其人也宜賦以生芻此乃邦之令典孰可已乎
捧當心而措於掌足以見古人之象稟溫潤而洞晶熒於
以彰文物之形色配彼蒼示不言之信神如此鑑同明德
之馨所以掌節是司藉之乎縑與蒲穀而齊列冀邦家之
永保比楚玉之無瑕哂夏璜之有考或以圭爲瑞或以象
爲珍傳命自同於符璽達情可接於君臣稽彼前典光輝
日新念君子之作誠宜近取諸乎身

黃雀報白環賦

以靈禽感德報
以白環爲韻

徵晦明於異域聞庶類之酬德彼黃雀之懼害遇青衿而

見惻有纖微之陋體無彩翠之奇色投林苦鴟鵂之患墜
地逢螻蟻之食情懷舊匹尚有啁噍之音自戀故枝難舉
翩翾之翼感之奚止曰楊氏子取於步武之內寘彼巾箱
之裏全而育之焉知所以泊養羽之再就方銜恩而決起
黃花受哺寧同食樵之懷白璧來酬用記封公之祉言徵
其事載赫厥靈表齊諧之異志合漢史之祥經倏去之時
旣入羣而多類重來之夕方詭狀以呈形稱仙使而報德
何倖喜之可稱質乍隱於恍惚環旣受而晶瑩且賁然之
好瑞以神告其潔白而就封諒生成之是報想夫初飛葉

際忽墜花陰空城路遠穿屋譏深化未及於遙海聲似愁
於北林焉知鴻鵠之秉志實賴兒童之有心是知好生自
中神貺元格贈祥符之數四勝兼金之累百晶晶月圓規
規霜白溫其之色且異隨侯之珍皎若之形自類有虞之
獲嗟夫靈異之跡出於無間或鵲緘土印或樹蘊金環曾
未若稚子懷仁祥禽致感彼君子之出處實濟物於迤坎
環兮四代五公垂竹帛之可覽

迴文錦賦

以文思精絕今
古傳賞爲韻

昔寶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

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揉衆彩之綢繆腸迴而綠
字初結髮亂而青絲共棼萋兮斐兮常屬思於黃絹不日
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黃流之渥
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
皆居次寫別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駁而增麗詩綺靡而緣
情自發於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
風載閱跡類雕蟲文如委纈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
絕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寧滅是
繹是尋攻乎織紵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

人之心儻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黼黻不同愁
閱目而等耀彩章自異懼讒口之見侵况復委篋多年化
塵千古方爛兮如在復燦兮可覩藻豔波旋環迴輻圓蘊
四愁而難解煥五彩以相鮮猶或踰繡段勝彩牋貴以文
自奪駕余之價贈乎遠無勞雁足之傳且物在人亡留思
長想謂其文之著也可卷而懷謂其製之貴焉乃攄而賞
若知七襄之非匹豈玉案之虛往

漲昆明池賦

以池滿春流思
象河漢爲韻

空濶靈沼蒼茫舊規昔穿焉迎秋而大閱戎艦今漲也乘

春而無竭陂池惟時陽候旣序陰冰已泮天子乃詔京尹
以庀役命水工而叶贊陳衆力而雲錘勃興決萬派而箭
流共灌澹汪汪之積水似耿耿之斜漢况復穀雨初霽天
桃正春總上善以利物涵聖澤之深仁軼彼宮沼瀾如海
濱鼓金隄之曲岸揚石鯨之彩鱗浪涌烟郊更失辨牛之
涖日華翠湫纔分織女之津伊昔殊方未化勤遠是思非
障澤之瀦矣將水戰而肄之構館浮鷁以遨以嬉獷獫呈
形有類於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水平
兮波緩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狎竟安卑而就滿重

泉之沫騷騷而若迴淺汚之毛離離而漸短至若鏡朗風
收澄明不流沃餘潤於芳野引孤光於釣舟豈獨鼈蜃是
獻實亦龜龍載游厥跡旣往前聞可想故人遙集曾分劫
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滇河之象其漲則那式詠且歌開
鄭白之墳衍流畎澮以天波瑞氣長凝表宸居之在鎬晴
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爲量皆從夫一勺之多

鑒止水賦

以澄虛納照遇
象分形爲韻

水可取鑒人能就諸將審已以徵實必含形而納虛其止
也靜其清也徐方湛兮而皎鏡異沔彼而淪胥符上善之

心自多宏納見無私之狀臨或躊躇資坎德之深矣諧至
人之淡如當其曉日增鮮光風未度旣清冷以爰止持炯
戒以爲喻等濫觴之猶蓄何一杯之是措諒善惡之咸觀
必形影之自遇豈獨無當五色空涵衆文伊吉凶之肇起
如動靜之潛分俯而窺似神交之澹泊默而察若靈化之
絪縕且義叶養蒙道深觀竅洞虛無以責有在清明而惟
肖心不同也常稱厚貌之疑鑑之精兮未若重泉之照辨
妍媸而無失固潔著而爲妙斯所以田巴覽之而獨悲陸
雲觀之而自笑若乃芳塘始啟白水初澄有美人兮方覲

坐曲岸而情凝毫髮已分想沉姿而映藻清華不動見浮
彩之生菱是知聲有往而必復者謂其響答水以止而能
鑑者謂之冥合方取則於川渟孰混歸於海納此亦紀人
事垂正經庶在觀身而責影豈徒品物而流形今則萬頃
方臨羣容在掌隨方圓以見意在清通而賦象苟明鑑之
不遺願飾躬而是往

繪事後素賦

以五色成文彰
之在素爲韻

畫繪之事彰施於文表其能故散彩而設雜其暈故後素
而分運茲潔白之光綜彼深淺之色始其布濩終若組織

成山龍華蟲之美實曰當仁後黑黃蒼赤之采固無慙德
間精微而不亂蔚明麗之相得昭昭以著郁郁斯皇發眾
狀而逾出映繁文而益彰奪朱紫兮不能爭其要汙白黑
兮無以損其光於以界道斯能辨方昔實瞻之在前昭其
本始今爲來者居上爛以主張素爲繪兮事惟從古禮於
繪也義實斯取其素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繪也合比象而
爲五理眾者寡予惟汝明無使輝華自混無使毫髮難并
處皦昧之間造形則辨居有無之際遇物皆呈雖欲勿用
曷其有成乃知作繪者惟文是務言詩者在理爲喻故得

盡飾之道不愆於素探周禮冬官之職諧衛風碩人之詞
爰遂事而乃睠幸全功而勿疑質不勝文孰謂何先何後
白能受采有以顛之倒之胡未至而取誚豈卒獲而能欺
不有分布孰爲文采恒起予於後進潤色斯成苟棄我於
已前人文焉在美矣夫繪事之義所以刑萬邦而昭四海

穆天子宴瑤池賦

以衆仙護儀靈
感斯集爲韻

昔穆王之御天下蕩志思元凝然眇然將以肆車馬之遠
跡訪崑閬之羣仙旣而獲八駿以爲乘輿六龍而並驚謂
升天可冀寧爲海右之巡行地無疆漸出人間之路弱水

已踰層城是赴洎夫展王母之儀容見列仙之軒輅絳宮
元圃異故鄉之樓臺鳳舞鸞歌勝至樂之韶濩澄光渺瀰
極望瑤池湛水容之漫漭蕩日采以參差遠近洲沚駢羅
羽儀蕩蕩五雲冒芝田而不散翩翩三鳥拂珠樹以相隨
金液是嘗玉杯是挹桃杏之花競秀蓬瀛之侶遙集遊仙
可戀覺天路之日長惟帝念歸懼人間之景急嗟乎道不
可測理難具形且復淫神之與驕志啄腐之與吞腥固不
可以長遊仙境久會衆靈於是迴輕軒反飛鞚却瞻遼廓
而無見尚聞簫鼓之餘弄雖周文之歌鎬燕且異尋仙秦

穆之享鈞天常稱在夢此則詣之者身從之者衆稽彼異
錄陳茲所窺後之王者樂以聞斯方士彩童幾涉風波之
阻金莖玉露寧延隙駟之馳故我后端拱穆清無爲元感
却走馬而萬方以泰不出戶而八紘盡覽彼乃輕萬里而
崇一朝孰若濟羣生於屯坎

玉鈞賦

以常協正經故
無眇眇爲韻

月以陰德玉聞夜光伊在天而成象杳如鈞而可望每映
樓而皎皎類照廡之煌煌隱見以時兮不愆其候虧全有
節兮此惟其常當其霽景方晚晴飈旣涼瑩迢遞之初魄

出西南之一方韜皎皎之輝尚潛元兔呈纖纖之狀詎假
白狼矧乃就盈之姿曲成是愜從三讓而載吐表四序之
克協侔雕瓊之異象契舒冀之數葉臨洞房之內猶隔瑣
窗隱遙城之隅乍明粉堞觀夫媚霜烟挂遼夏悟如珪之
有始知合璧之將聖旣麗天而作則亦順辰而爲政彎環
而素彩未流蕭散而丹霞始淨所以增思婦之獨愁發詩
人之興咏豈止生彼海濫煥乎天經況於玉以比德復如
鈎而效靈落魚浦之間偏宜泛影垂朱簾之側宛似分形
思其迴出隴陰漸登雲路每因躔而進晷若就新而去故

沉沈寥之空碧麗柔明之微素曷蛾眉之足儔豈玉璜之
能喻然而合其道也則圓景不渝順其化也而盈缺或殊
當未光之時所明若昧自哉生之外其有如無且色依微
於林表晦見西方之謂朧光掩映於暘谷朔出東隅以爲
胸今異此而守度諒君明而臣肅故其賦玉鈎之輝輝誠
可增金波之穆穆

反舌無聲賦

以氣感聲盡取
以候時爲韻

彼衆禽兮終歲嚶嚶此反舌兮語默有程蓋時止而則止
故能鳴而不鳴青春始分則關關而爰語朱夏將半乃寂

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之情爾乃觀其所來察其所以或羣或友爰飛爰止啄朱櫻而潛下嫋綠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蜩蟬擇木而遊契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其比閔茲百轉誠煩詞於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於君子徒觀其行藏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也可準初疑管絃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環佩之齊鳴訕然聲盡是以理契中寂道符閑澹陰陽交而止聲春夏交而知感哂城烏之夜噪向曙乃啼歎野鶴之秋鳴在陰常慘原夫生乃依巢來而依候靜集林薄閒

棲苑囿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愆期答聖君信
及鳥獸懿夫過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銷聲何取鶯能囀
鶯善舞鳳鏘鏘而聲樂雁嗷嗷而音苦在和鳴而則多於
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適其宜靜得其時伴元燕之辭巢秋
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豈比夫嘻嘻者聞妖於
毫社交交者見刺於秦詩斯則冥契陰隲迴殊品彙標羽
族以稱奇載月令以爲貴配鳴鳩之拂羽備歲候於三百
六旬比鷦鳥之吞聲應天時於二十四氣至矣哉隨時之
智從宜之義抑斯禽之謂

山呼萬歲賦

以大君升中維
嶽兆祥爲韻

天作大室巍乎蒼蒼立極正位含精降祥惟漢武之肇祀
聞嘉言之孔彰告盈數以不忒鬱希聲之載揚於時五輅
旣臻千官畢會望嶄巖之絕壁升縹緲之華蓋排羽衛於
山前刻金石於天外諒精誠之至感致天地之交泰於是
騰洪音流翠藹始則類乎雷殷終不因於地籟惟天祚聖
谷得一而盈維嶽降神聲至三而大夫其登封則千古是
追峻極而四方是維瑞載光於漢史德且詠於周詩動合
休徵有異坻頽之震響含靈祀且殊大塊之噫是時也百

神受職萬靈獻功霽山霧收山風福穰穰於宇內聲隱隱
於封中且啟迪之微延洪是表因勒成而響答殊卜祝之
占兆憑乎物陋石言之不臧錫自天歎夢齡之尚少懿乎
胞合散乎絪縕邈崇邱之杳靄伊仰止而敷聞掩龜格與
鳳降軼神光與慶雲獨得乎數千百祀何慚於七十二君
稽彼衆山咨夫四嶽或泥金於杳靄或瘞玉於緜邈封並
聞夫再三響未效於清濁方今文物芬郁寰瀛廓澄我后
克讓謙勤夙興已固如山之壽式當如日之升所以下臣
獻頌望翠華之是登

窗中列遠岫賦

以山遠而見如在諸掌爲韻

仁者靜而自閒高其居而閉其關爰開窗以列岫若施障而圖山邈彼黛巘當於其間至若虛牖洞開連峯向晚雲無心而迴出鳥厲翼而孤返初疑鏡裏覺萬象之俱深又似壺中見三山之尚遠泊如雨歇原野風開薄帷天道不窺而自見山光遙麗而增思謝守臨齋以觀詠之不足陶公開卷則知室是遠而若薜蘿之在眼方坐嘯而搢頤杳杳雲峯旣自中而翫矣蒼蒼海嶠亦孔昭而見之况復彩翠之容朝昏是變將避俗以無悶殊近知而守見簾光乍

入增松雪之微明砌竹旁垂助林巒之蔥蒨夫其窗也或飾之以青瑣交之以綺疏想取榮於爾室非助境於吾廬鑿垣而疊嶂遙列寓目而幽襟必舒偶琴酒之樂只泯色空之豁如且彼植木翫芳者有時而改累土爲山者有時而始曷若曲肱隱几事幽功倍垂碧紗而嵐氣共凝卷宿霧而翠屏常在是知事有親而逾失遠而匪疎徇利爭先之徒固難知也逃名小隱之士或近沽諸亦何必尋赤城之標究蓮峯之掌彼垂堂而是冒此自牖而可賞山中人兮誠不在於獨往

管中窺天賦

管爲物兮虛受天爲體兮據安能因徑寸之內將窮轉轂
之端用當其無蒼蒼之色何盡微而不大恢恢之狀則難
故雖無私以居上信可因物而仰觀於是正瞻視品清澄
察九垓之際極一目之能髣髴其形難識翼摩之鵠依稀
其狀猶如背負之鵬或因夫窺牖是見且異夫置階而升
風息八方烟消四極默淳淳之靈響湛悠悠之神域乃執
輕管納麗則遙睇罔憊審窺不忒虛其內雖高明之可分
小其形胡廣大之能測故使蓋影多掩笠形半匿月旣滿

而猶虧日將中而如旻掌握之內安得容其九重咫尺之中豈能盡其五色且管之爲質也秉直天之爲體也含虛天執虛而秉陽垂象管抱直而利有用無信大小之有異亦遐邇以斯殊窺臨旣加徒云其至矣貞觀必得信安可測夫若然則固知事不可以近圖遠物不可以小謀大小謀大則立而致尤近圖遠則坐而賈害故方朔言也明侯時之難莊周著之表遊方之外客有勤學孜孜憂心悄悄服仁義而罔舍守翰墨而自矯將搦管而是窺願天上之不遺微眇

玉磬賦

客有觀光於樂府見玉磬之騰英嗟至寶之明契如截肪
之曲成挺十德以爲美諧八音而作程韞櫝未施尚秘璘
玢之色在懸以和乍聞清越之聲當其磬師來求玉人爰
格將古樂之是備自他人而云獲追琢旣成磨礱載白掩
淒清之瓊佩洞閑華之水碧然後張之清廟奏彼朱宮懸
篥簾而其容轉麗偶笙簧而其韻暫同明半規而似月發
異彩而如虹懿此昭質暢矣音律練響而鳴球可諧還和
而浮石非匹爛鮮華之溫潤含正聲之縝密惠而好我爲

齊路以足珍藏或俟時殊泗濱之自出至於擊拊孔皆備
虞韶而克諧清明可貴表尼父之忘味於以宣古風於以
蕩邪氣越羽籥之繁會聆鬼神於髣髴豈獨質類冰凝響
與風興混金石之華清光不昧較隍池之寶美價斯騰是
知叔之離而三代尚紀子之擊而千古攸稱則知夫樂之
所屬本於化俗方將審音以知政豈在雕金而鏤玉麗矣
哉荆山之珍兮可奏洞庭之曲

泗濱浮磬賦

以美石見質琢
之成器爲韻

水效珍兮將應時而出珍浮水兮見可寶而逸當入用之

晨豈可藏於密所以次其崖岸露彼真質清明內融符采
外溢霄舒夜度遙分蟾兔之輝旭日朝臨下映鮫人之室
皆見其處幽邃誰見其內明媚皆知其隨波誰知其抱器
邦家藉之不我遐棄觀其璞將有管工其獻情闕二規模
可定剗割方成色光芒而白氣溫潤而清是磨是琢且見
其能照載考載擊乃知其有聲夫如是守靜而素豈不以
有文而明因得之乎名曷觀之乎器噫同流不知誰念茲
而在茲識者未覩寧寶之而存之發跡徐方雖則泗濱而
見呈祥聖代不同三獻之疑況貞以自持涅而不淄堅以

自秘毀而不變既成何用之顧宜任當人之薦同百寶而敷陳雜衆類而朝見向若不合宮徵之韻不叶雅音之績聞之者謂爲空言見之者謂爲怪石則以日繫月徒滌盪於風波自秋徂冬難覲覲於採摭焉可見哲匠顧盼良工追琢奏曲者想乎篋簾審音者訓其清濁故知秉文者必有時藏器者不終否理代之音既作移風之義斯起若不聞大韶大濩庸詎知夫石之爲美

千金市駿骨賦

以題爲韻

良金可聚駿骨難遇傳名豈限乎死生賈價寧視乎全具

伊前王之善誘賴下臣之素數滿籛初訝乎一空絕足終
欣其薦赴故郭隗發求馬之術使燕昭興築臺之務賢爲
國寶昔見載之於經馬以龍名後亦表之於賦當其勤求
未至思慮益專安得戀軒而就勒空聞馳荆而刷燕多亦
奚爲每厭倦於凡類愛而不見寧惜費於且千蓋爲傾心
於延望之日市骨寶猶生之年其志著其謀宣非獨自馬
而獲馬此實因賢而訪賢何異祿豐而遊士可集餌美而
潛魚必懸夫其取與之分戒其鄙吝是非罔惑孰敢妄進
苟能賤貨以沽名果乃愜心而得駿斯骨也當填溝壑誰

分天驥之上才縱視丹青豈辨靈螭之洪允幸特達而見
重使聲價之復振至若唐公驕驕穆王騄駼代勞馳路追
奔結軌陳力效能死而後已豈若稱德之際交義之始金
侔龜形骨異象齒求焉事殊於漢日懸之數合於秦市智
能測遠利用鈎深叶田方之念諧季札之心敦信外彰表
然諾於匪石沉機內密重枯朽於捐金想夫嘶風頰影垂
髯植髮雖仆質於弊帷曾受精於皎月蒙君子一顧之渥
恩知異日窮塵之委骨

河橋竹索賦

以誰謂河廣一
葦航之爲韻

大川不測以設險浮橋架迴以通達利乎濟也或溢解乎
難也無私以虛舟而易蕩屬激箭以相推吾見其梁木斯
壞安得稱大道甚夷肇彼謀者莫知其誰於是辦修竿曳
長縻侔可久以爲慮將制動而咸資且夫原始要終授材
度費徵十圍之巨收千古之貴費非難得用之不旣易危
成安斯之所謂憑遠岸亘長河將好勁以橫截或守柔以
旁羅每自直以應用恒守節而居多檻欄之勢舳艫之廣
因大索以橫流俾羣材之攸仰皆恃此以綰繫故不憂於
板蕩徒謂其勁挺爲質連延不一或指遠岸以孤引或自

中灘而對出苟異志而殊途亦齊勞而共逸縱奔漸激射
浮湍迅疾駭聲騰雷驚波湊日雖前後之鼓怒終上下而
駢比拔山之倫扛鼎之匹雖則取之大壯抑亦勢之或失
豈不以順事安排故能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
軌人有觀於投足物寧憂於濡尾視絢索而久存亦何比
於一葦况橋因索而襲故索以橋而用長力雖參於索鐵
繫或固於苞桑恢益下之極致信爲物之紀綱彼鼃鼃虛
構於溟海烏鵲徒駕於天潢惟衆人之攸利蓋有助於連
航夫物有小而可以屬詞材有小而足以濟時索因有條

而不紊人亦直道而用之儻要津以見假願盡力以維持

賀嘉禾表

臣某等言今月某日伏見平盧淄青等州節度使鄆州大都督府東平縣官莊地內有禾異隴雙本合成一穗畫圖奏進傳示百僚者臣等中賀謹按瑞應圖曰王者德茂而太平君臣和則嘉禾朱草以中萌言不得中和之氣即不生也伏惟陛下鼓和風茂休德泰階平於上下大中建於人臣神明是若徵兆必報通彼殊壠總其雙莖滋大澤以冥造成嘉穗而薦和合爲一彰至化之會同堅而好表資

生之豐實推物類以得天意觀繪事而擬靈篇凡在班行咸同慶幸不勝歡抃踴躍之至

賀西內嘉蓮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九日中書門下宣示百官西內池中嘉蓮圖其蓮一本兩花者臣聞明聖有作天人合應旣彰化本必降祥符即事而推昭昭可見伏惟陛下儲精要道憂濟羣方致理大同猶懼不至所以恢宏聖教資福生靈元造感通嘉瑞屢降况茲菡萏舊儒釋同稱經文但喻乎淤泥詩人特歌於陂澤豈比夫躍銅池

闕三字

傳芳丹禁濯影清

流特聳孤莖以表清淨之源一致對敷雙萼是明內外之
教齊興天雖不言假物明意臣仰披圖牒逖覽古先豈無
禎祥莫此昭著望雲就日徒深抃躍之誠舞德歌功何報
恩私之重無任抃賀慶躍之至

賀東川麟見表

臣某言伏見劍南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寶華山中
有麟見獨角馬蹄遍身光耀并嘉禾二十二莖至八十九
穗麟見與鹿每來同食各畫圖函盛封進者臣聞六合同
歸則麒麟至天下和一則嘉禾生伏惟陛下昭事上帝凝

精衢室宵興滌慮申旦忘倦大敷至化以永時邕故得希
世之祥應我皇運異質卓犖奇彩光明顧步幽巖發聞郡
國神物自生於聖日靈編徒載其嘉名況大田之中衆穗
斯茂沐以膏澤扇其祥風而後呈彼珍羣承茲共觝必生
長畝之秀以期王者之瑞因緣所驗鄭重合符有以識上
聖之心兆至和之本德超千古慶洽無疆日月所均無思
不服臣等幸覩休異喜萬恒品無任抃躍之至

賀蔡州破賊表

臣某言伏聞蔡州營田招討使韓全義今月某日大破賊

軍斬首擒生其數至廣臣某中賀臣聞天覆至大負慝者
必降雷電之討君恩至重失節者須示斧鉞之誅賊臣吳
少誠輒因將帥之權遂肆豺狼之性聖恩含忍久示招攜
敢固執迷未即歸罪今全義親承睿旨虔稟聖謨暫師臨
境羣兇授首梟斬元惡計日可期廓清淮瀆在茲一舉臣
謬忝地官之職情同率土之歡欣快之誠倍百常品無任
踴躍之至

賀破賊表

臣某言得度支使李巽與臣委曲報劍南行營官軍大破

逆賊劉闢事宜伏承自六月十日後鹿頭城下石碑谷口
前後殺獲已僅三萬餘人今月六日又於鹿頭城下殺賊
二百餘人兼奪得一柵東川節度使高崇文便於城下頓
軍又西川賊於鹿頭城投降都虞候郝同美說賊城精兵
不下數百人其餘一二千悉是子弟鹿頭城內人心亦甚
危懼計即投降又官軍出戰賊衆大敗殺傷欲盡者伏以
逆賊劉闢愚狡狂童稔蓄兇慝脇帶州邑依阻城池背誕
皇恩自貽赤族陛下曲垂宏貸念彼遠人此賊敢肆拒張
恃茲薄戍望其悛革又已稽誅一興貔武之師果盡螳螂

之衛今則神人共怒覆載不容王師鼓行窮寇席卷傾枳
棘之巢待擒妖鳥決潢汙之水以捕涸鱗揚旆整戈指期
翦滅此實聖德遐被神武昭宣岷蜀清寧當候旬日凡在
臣子孰不歡心某忝荷鴻私謬承朝寄無任慶快之至

賀捉獲劉闢等表

臣某言得進奏官報狀伏承九月某日高崇文差兵馬使
鄺定進於彭州界捉到劉闢盧文若并家口等有詔罪劉
闢及生擒外餘一切不問西川減放兩稅并割西川六州
與東川者臣聞鬼方不賓高宗用討防風後至夏禹行誅

自古聖帝明王將欲上平泰階下齊萬國未有不先正刑
罰後致雍熙者也闢構亂阻兵違天背順聚茲蜴蜥固彼
幽遐謂天可逃無罪不肆陛下斷於睿略興此神兵寇壘
妖鋒颺馳電掃顧茲劇賊尚敢退藏同惡相攜偷生遐孽
灌莽雖深豈網羅之能避武夫多力已梟獍而同擒萬里
喧傳兆人鼓舞刑當磔裂罪合誅夷肆市陳原纔攄衆怒
自陛下握乾御歷授籙纂圖玉燭載和金鏡愈朗至於夏
州俶擾蜀郡亂常春斬惠琳冬擒劉闢神速之效從古所
無復霽整旅之威降納汙之詔滔天作逆唯罪一身念兩

川徭役之勤爰矜賦稅割六州版圖之屬以定封疆日月
發其貞暉山澤通其喜氣凡在率土孰不歡康臣謬沐殊
私叨承重寄手舞足蹈倍萬恒情無任慶抃之至

佛骨碑

岐陽法門寺鳴鸞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
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紀
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
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禳滅稼穡豐

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神道碑

宏璧之在御府也韞連城之價所以爲寶景雲之見慶霄也麗捧日之彩所以爲瑞大臣之居崇列也處近君之任所以爲貴況復侍軒墀之密地護禁衛之雄軍昭彰茂功回復介祉終始一德永垂清名者哉侯誰能之見於彭公矣公諱獻忠字琦夫大彭爲商諸侯以國表姓至漢大司馬宣有遠績盛烈書於班史至孫業避漢末之亂寓居隴西襄武縣因地分望傳諸歷代湟中隴上推爲右族派緒綿遠冠蓋蟬聯貴仕漸繁乃附咸鎬今爲京兆三原人也烈考諱令俊皇朝議郎行內侍省內謁者監保安福履宏

闡義訓鍾慶濟美傳於蓋臣公善下寬中蹈方守直竹箭
有筠而可比城府無迹而自深以虔肅恭懿承大君以仁
孝清儉繼前烈建中三年入侍宮殿德宗皇帝嘉其敏厚
器任異等便蕃於帷宸之內承奉於指顧之間言必有章
動皆由禮貞元三年授內府局丞四年授奚官局令六年
授內謁者監七年授朝散大夫清階命服所以馭貴白珪
無玷赤紱斯皇自天之渥澤方深漸陸之羽儀始就十一
年授朝請大夫周旋密勿獻納端亮孔光問樹而不對石
慶數馬而後言以公方之今古何遠十六年特加金紫所

以懋其勤而昭其美也二十年加正議大夫內侍省內侍
仍賜上柱國充教坊使位愈高而接物愈敬恩益厚而處
躬益卑故能行與福隨動將吉會當德宗仙馭上升順宗
宅憂諒闇公以貞固服勞之節宣承衛翊戴之忠嘉績愴
誠可書竹帛皇上御極拱侍穆清疇其功庸疏以爵土元
和元年封襄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充飛龍使二年加
忠武將軍右武衛將軍三年授左神策軍副使加雲麾將
軍馭衆之才著於倅理賜祭之戶耀其高門所以旌其勲
表其貴也其年奉詔充淄青道宣慰使六年遷知內侍省

事充弓箭庫使六年充惠昭太子監護使祇事既畢加冠
軍大將軍至十月遷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左
神策軍護軍中郎將兼左街功德使十二年春以勤瘁邁
疾上章請告宸睠屬賴令卧護陳讓懇切累至再三動於
天心方始得謝二月乙巳薨於翊善里之私第享年五十
二聖皇軫悼輟膳興歎追念勲舊賻襚加等贈開府儀同
三司左武衛上將軍所以錄其勞而飾其終也官司職喪
僚吏襄事卜窆窆窆圖其永安以十月十四日葬於萬年
縣鳳棲原祔從先域之松楸禮也惟公爰自弱冠暨於知

命奉職三朝殫竭一心掌繁領重樹勲宣力澡濯仁義發
揮心靈斯所謂奉上之忠閨門就養承順著聞及丁艱棘
勺飲不進毀瘠過禮宗族感傷斯所謂因心之孝踐歷禁
省榮耀貂璫冠軍護戎在帝左右飲冰持操鑒水潔身侈
泰是懲燠灼自息冥與道契儉而全真生不務於家爲歿
仍規其薄葬斯所謂立志之本探賸精微講貫學藝周勃
引強之能有而不恃孫武用奇之術知而罕論斯所謂遊
藝之方綜事呈才仰奉睿旨允釐樂府韶夏是司演嶰谷
之正聲絕齊竽之濫吹廨署增煥絲桐載和去而借留上

叶宸聽既臨馬政一日必修用奚官訓騶之法整穆王八駿之阜及董武庫程範庖工弦木砥金罔不犀利斯所謂莅官之敬嘗馳星軺撫慰兗鄆海岱之域風宣露濡戎臣列校蹈舞感抃斯所謂銜命之功萬旅雲屯屹爲親衛加拜中尉統茲六年夜護繚垣曉趨丹陛陰助神武制外自中獎善任材動必詢衆廣修廩庾贍食熊羆符伍有倫禮樂是閱咸使夫既勇且毅並務於移孝爲忠至於別部支兵邊陲縣內拊循訓整不犯秋毫聞公之歿如喪親戚斯所謂護軍之畧宜其享之遐福錫以求年蒼蒼難諶不至

者壽夫人長樂郡君馮氏端懿柔明慈和婉孌母儀婦德
淑慎是彰自晝哭之罹凶乃冥心而習靜落髮壞服從哀
即空元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家受戒特勅正度仍賜
法名正智賜居義陽寺所以遂宏誓而資幽福也嗣子希
績次子給事郎行內侍省奚官局丞員外置同正員希昭
次子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希貞次子正議大夫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希晟次子希晃次子希慶芝蘭滿庭組
綬相映茶蓼茹戚縗麻儼然哭泣之哀慕深先遠烝彝之

紀思列舊勲樂樂貴臣匍匐上請詞臣奉詔傳信揚芳焯
敘德善永垂貞石銘曰

帝在法宮下臨八荒外倚輔弼內憑忠良奕奕彭公蘊義
含章左右軒陞言端行方夙夜孔勤貔貅是職丹霄侍從
黃道引翼深承寵渥克茂勲力寒玉侔清朱絲表直厚德
多恕明誠不回決雲利器構厦長材北落謝疾東榮報哀
恩加法賻官贈儀台祖載之辰清川曉涉悽愴笳挽搖曳
旌翼新阡舊城龜從筮協原即鳳棲封如馬鬣紹續之馨
子貴家榮繼孝嗣恪宣功保名纂篆金石琢磨堅貞用播

徽烈將來作程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五目錄

李絳一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對憲宗得賢興化問

對憲宗論朋黨

論諫臣

延英論兵制

延英論邊事

請崇國學疏

奉命進錄歷代事宜疏

陳時務疏

論任賢疏

論任賢第二疏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辨李吉甫密奏疏

辨裴武疏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論不召對疏

請立儲疏

請放宮女疏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疏

論中尉不宜統兵出征疏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論戶部闕官斛斛疏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五

李絳

絳字深之趙州贊皇人擢進士宏詞元和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年出爲華州刺史入厯兵部吏部尚書文宗朝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監軍使楊叔元怨絳激募兵爲亂害之年六十七贈司徒諡曰貞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爲韻

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樂舞紫極於宮庭饗

元元於雲幄乃樹以旌旃設以宮懸由中出以表靜用上
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奉之以周旋
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
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
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洎乎秉
翟而叙候樂以舉協黃鐘歌大呂乍陽開於簫管忽陰閉
於祝敵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止而離立復徐動而進
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蹌蹌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
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官方將萬舞爰節八

風於以易其俗於以告厥功因乎所自制在其中申敬也
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聲於合莫感有情而統
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爲故事享當其
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
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戔戔舞其容以傿傿合九變
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
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
可大

對憲宗得賢興化問

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
鈞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
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
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
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昔周
成王泣啟金縢皇天爲之反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爲
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
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
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

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
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
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秦必觀其實不
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
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
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
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
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
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

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遊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惟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曼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乎變鳥獸率

舞而況於人乎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
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寧戚必捨牛而
効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
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
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宗合
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
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伏惟陛下
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對憲宗論朋黨

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姦人能揣知上旨
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
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
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
爲心以懲勸爲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姦人之利自然爲
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無所得故也忠
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爲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
阻則退不爲他計苟安其位以此常爲姦邪所構以其無
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

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爲黨也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尚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爲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十哲希聖者也更相稱贊爲黨乎爲道業同乎且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盡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爲構陷目爲黨人遂起黨錮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冊明若日月豈不爲誠乎詩人嫉讒

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可爲三復也

論諫臣

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厯代帝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史木鐸徇路以采風謠之詞商旅謗市以詳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於皇天而稱改過不愆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二過則知雖至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諫諍何以知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

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
諫誘之使言至於李大亮孫伏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并
蒙褒獎魏徵王珪事大小皆獻直言諫諍切直用裨聖德
故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洎我太宗室諫路以自擁蔽不聞其過唯失
道之君惡聞已過夏桀殷紂周幽秦王以拒諫諍飾非反
道敗德直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
士養跡故不知已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
輒改易覆車之轍啟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

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
軹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
昔施之於女主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
切爲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
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
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
者十無二三何哉啟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
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
溫言容納獎勵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

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盡節之臣
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
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
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
後聖德明光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
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疑

延漢論兵制

今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濫背公徇私虛人既多實
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殘今府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

廣添兵馬且須即日處置就其易行得効速者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軍鎮兵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鬪也不使其鮮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爲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旣少須與鎮兵合勢犄角驅逐鎮軍須倍道急趨同力翦撲而牽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夫兵不內御須應機合變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蕃寇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於草莽方云入京遠取中尉處分何異暍渴而穿井待水餒饑而耕粟俟食豈可及事機乎縱其將領諳識事體星言應接緣是禁衛將士

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却號令不及旣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踵則兵威必振賊氣自消陛下無驚急之憂生靈無驅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爲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禮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之聲都無討逐之力聖恩更此處分豈爲久遠之制

延英論邊事

自古及今戎狄與中國并雖代有衰盛强弱然常須邊境

備擬烽候精明雖繫頸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
何者夷狄無親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
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之其
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
載雖實有功於社稷報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厭滿其
意則曰事當宜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曰効之難圖怨辭
立至故印馬益廣望價轉多無厭之心實難爲足若有如
此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爲患封疆寇至而謀則事不及矣
今西北兩都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盜衣糧將無成功歲

邀官爵衣甲器械之類破官錢空有其名部伍訓練之方
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事志在殺敵將無異望專
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候精明若有烟塵負爲力戰若無警
急卽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採拾以供上命惟責程課不
卹饑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輯戎事惟濟已身今戎狄
繼來婚嫁於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至於
山川要害道塗險易已皆探知熟習委曲諳識脫或見利
忘義因便乘間風塵暴至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累
之苦閉避逃禍寧救驅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

泣蓄甲不足以衛疆場命將不足以把寇讎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終食之間也伏望詔勅邊鎮節度俾其虛實有無少闕事宜分析聞奏仍請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各與點閱軍中訪問理事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兵謹其殿最行其賞罰罪不在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如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之常制也

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
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
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
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
事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
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
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
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
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

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并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宏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

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
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
德風而德盛道隆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
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人流離儒碩解
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
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
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
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
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

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
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
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
愚言起茲廢墜宏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奉命進錄歷代事宜疏

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帝明王忠臣
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座置
屏風觀覽者伏以自

闕一
字

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取鑒

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

撰羣書政要致在坐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爲不刊今
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
驗古今鑒美惡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
貞觀之盛理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爲兩
卷隨狀進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
望聖聽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爲之化

陳時務疏

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元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
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

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猶孜孜求理開導直言盱食
宵衣不敢漏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
如漢文時且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皁絺清淨爲
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干戈偃戢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
厝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
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
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
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
食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

論任賢疏

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主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潁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府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已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賢能之

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儔朝廷有佐時之器矣

論任賢第二疏

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真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已之售不量已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主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

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
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
聖君垂拱而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
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構陷制度盡一則貴戚毀傷
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
懸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
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
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
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

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眾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臣請案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允部署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致生彼邪心致茲惡迹今重允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雖愜國體已傷若以

重允主兵勢須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云重允見主權必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姦罔上違命所以重允得仗義獻款以順爲名其眾遂伏今重允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辭儻失眾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允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旣多當不願重允獨得別與一鎮少愜眾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允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允忽自軍校授以河陽拔於

行間恩生望外豈於此際更有遲迴棄義虧忠遣福取禍
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
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
乏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允旣得方鎮元陽又
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
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
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

辨李吉甫密奏疏

伏以臣與鄭絀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

理鄭綱甚讀書頗識事體得稱佳士素有英名雖不知其
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相參
陛下密謀便敢洩之於奸臣雖術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
至此况綱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不
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爲此辭冀其去位
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詳熟無令
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

辨裴武疏

右裴武甚諳練時事往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迹可稱

今所銜命不合絕有乖錯大抵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棣兩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陽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時亦爲朝廷所割必是爲鄰道所構兼以利害鼓動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必恐鄰境脅制誘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今陛下擇裴武使兇逆悖亂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恐今後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

奉使者皆以武爲誠依阿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之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非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語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垪宅宿且裴武久爲朝官甚諳制度裴垪身爲宰相特授恩私必無未見而便宿宰相家固無此理昧劣如此兩人猶不敢至是况皆是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事必有構傷裴垪裴武陛下不可不深察也

論劉從諫求爲畱後疏

臣伏以兵機尚速久即計生威斷貴定疑即變起人情未
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悟八月十日得病
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旣知又數十日都
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
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千人直使一半叶同尚
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
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四面
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
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

落也新使旣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
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若欲多
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校等旣得器械又已有
正節度使豈肯更爲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
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
論并具狀聞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
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即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却
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爲畫狡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覬
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

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
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便節級賞設續
除劉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
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爲不假攻討
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即須厚賂交通若
擬自保封疆即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
間定見覆敗況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蓄刀兵足明軍
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
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

人散授魏鎮必亦虜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讎
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畱一從諫亦何所利
其將士三二千既是從逆得散却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
度股掌無逃又以爲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僂俛受制
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明勅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
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
計事或後時即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
激切之至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
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
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
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
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
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
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
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
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

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求可遵
行

論不召對疏

學非稽古才昧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懵無取誤置
於嚴密之地職居肘腋任切腹心寵食大官之珍榮通禁
門之籍縻軀致命詎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
德所以繼獻章疏冀增日月之輝屢進懇誠希添海嶽之
廣而不量力分觸冒危機徒竭公盡忠忤犯嚴旨雖死不
悔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患以

汗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顧遇實臣等之心也不謂忌諱
合寘嚴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以來未蒙賜召咫尺之
地無申就日之忱跬步之間莫獲承天之問兢惕無地慚
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
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飽食
過時既無切諫之尤復道如何伏惟陛下以社稷宗廟爲
心以四海萬姓爲慮詢訪道理開納直言知好問而自通
以博問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耶

請立儲疏

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以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

請放宮女疏

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
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已推誠風動四方事
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離別之
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務放其
餘使其親戚如初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
下以成羣生遂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
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疏

伏以聖慈憂旱務在恤人將欲赦其流亡無如減其租稅

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縱未納者又多流亡旱損州縣至今務放錢米甚少百姓未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徵迫不及人力困苦却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優恤其江淮先旱損處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餒饑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心無甚於此輒極愚疑上瀆宸嚴

論中尉不宜統兵出征疏

前且其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情羣議必謂陛下正其刑

典懲之後來今反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于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國政典之不行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顧望實天下幸甚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臣聞王者積之於人霸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歷蠻夷納貢山澤効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昭可書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

來者必納唯顧進入之數不問聚斂之由方鎮皆裒刻於人以進獻爲號因緣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幣聖心所宜畱念伏乞天慈量恩澤頒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儻經用者有餘即租稅寬於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

論戶部闕官斛斛疏

今天下州縣皆有戶部闕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
百餘萬石舊例便牒諸道監院准時價糶貨市綾絹送納
戶部巡院官少有公心皆申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未爲
姦欺及依來牒令糶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糶
將貧弱百姓惠都不收市輕價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糶斛
斛迴市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姦欺十無七八枉
破官物利入姦人無益於公有害於理臣伏見自陛下嗣
位以來遇江淮饑歉三度恩赦賑貸百姓斛斛多至一百
萬石少至七十萬石本道饑儉無米皆賜江西湖南等道

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於江西湖南般運往返數千里五六箇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殍相望轉徙溝壑蓋緣道路遐遠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闕官斛斛伏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觀察州即令觀察判官一人專知判諸州即錄事參軍專知判如有遷轉改易分明交付後人如交割之時妄有情故虛受物數便懲責承受專知官如似損壞即仰於當處州使公用卻迴取當年新斛斛詔書朝到斛斛暮給救倒懸之甚急免般運之艱難副聖慈憂恤之仁免饑人殍殍之苦若貯貸之外斛斛甚多便減價糶務救

百姓艱歉也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